

The Invention of Man'yōshū

万叶集的发明

作为国民国家和文化装置的古典

著者 品田悦一（日）
Shinada Yoshikazu

译者 邓庆真
Deng Qingzhen

香港教育出版社

万叶集的发明

作为国民国家和文化装置的古典

著者 品田悦一（日）

译者 邓庆真

书 名：万叶集的发明
原 著：品田悦一
译 者：邓庆真
出版社：香港教育出版社
督印人：古剑锋
社 长：古广祥
责任编辑：师慧青 宁立红

社 址：香港元朗青山道 99 - 109 号元朗贸易中心 24 字楼
国际书号：ISBN962 - 8753 - 14 - 2
承印人：香港教育出版社
规 格：850 × 1168mm 1/32
字 数：23 万字
版 次：2004 年 10 月第一版第一次印刷
定 价：港币 40 元

本书已向香港政府注册 版权所有 翻印必究

凡 例

一 本书中为强调所划的旁线、以及“[]”和“()”中的补充说明皆为原作者所加，原文中以“[……]”为省略、以“[/]”为改行的标记，两者亦为原书所有。

二 译者注释处以“(*)”为提示。

三 在引用以下个人全集所收录的文章时，本书用阿拉伯数字注明在全集中的卷数，必要时注明初出杂志的名称和发行年月或初版的发行年月。对此，若直接从初出处引用，则不再加注全集卷数。

《左千夫全集》一九七六年·岩波书店、《定本上田敏全集》一九七八年·教育出版中心、《折口信夫全集》(新版)一九九五年·中央公论社、《白秋全集》一九八四年·岩波书店、《斋藤茂吉全集》一九七三年·岩波书店、《赤彦全集》再版一九六九年·岩波书店、《长冢节全集》一九七六年·春阳堂、《芳贺矢一选集》一九九二年·国学院大学、《萩原朔太郎全集》一九八六年·筑摩书房、《子规全集》一九七五年·讲谈社、《鸥外全集》一九七一年·岩波书店。

四 以下的个人全集中所收录的文章用阿拉伯数字注明在全集中的卷数，必要时注出完成年月或刊行年月。

《贺茂真渊全集》一九七七年·续群书类丛完成会、《契冲全集》一九七三年·岩波书店、《本居宣长全集》一九六八年·筑摩书房。

五 从《万叶集》引用的部分以所收卷数和《国歌大观》中的排列号码(旧码)标明。

译者的话

有人也许会以本书的书名推测，这是一本有关日本古典著作《万叶集》的解说书。这是一个很大的误解。

《万叶集》是一本完成于八世纪、收集了大约四千五百首和歌的歌集，也是日本最早的一本和歌集。由于在当时的日本还不存在自成体系的文字书写系统，因此此集全用汉字写成（请参看〈注〉第一章 13）。与日本的另外一本古典著作《日本书纪》相对照，《万叶集》中的题词和左注部分虽然也用汉语文言文写成，但是和歌部分使用的则是所谓的“万叶假名”，语法也非遵循汉语文言文语法，而是按照了当时的日语口语语法。也就是说，《万叶集》是最早记录下古代日语的文献。它的这些特征和这种特殊的“身分”，正是本书所要讨论的问题的关键，也是本书书名的由来。

我第一次知道品田悦一先生的这本书是在获得博士学位后不久与老同学聊天的时候。那位同学告诉我我从前的指导教授在让他的博士生和硕士生组成课外学习小组，轮读一本叫《万叶集的发明》的书，这是我在跟随他学习的五年期间里从来没有过的事。当时由于各种原因我没能参加那个学习小组，于是我就去书店把那本书买来自己在家读起来。不错，这本叫《万叶集的发明》的书和我一直以来学习研究的《万叶集》有关，但其研究手法和研究内容却是全新的，可以说为绝大多数研究《万叶集》的人展示了一幅崭新的画面，说它开拓了日本古典研究的一个新领域也不为过。也许这就是我的指导教授让学生们学习这本书的用心良苦之处吧。

目下在涉及日本的研究领域中，于古代，多集中在文化交流

史；于近代，则偏向于留日学生的介绍上。对日本本身的研究除了小说的翻译和通俗读物的引进外，关于日本学术界的最新动向却鲜有介绍，特别是日本学者有关日本本身的研究，也许因为与自己无关吧，也常常被我国的学者所忽视。然而古语说得好：“他山之石可以攻玉”，先进国家的经验常常可以让我们少走许多弯路。在全球化的今天，无论是从提高学术水平的角度，还是从深化互相理解的角度，学习他国、研究他国都变得比以前任何一个时代都显得更加重要和迫切。这就是我翻译这本书的出发点。

《万叶集的发明》所聚焦的，是明治中期这段在日本历史上具有深远意义的时期。众所周知，日本经过明治维新走上了全盘西化、富国强兵的道路。虽然道路也曾崎岖，勿庸讳言，维新是成功的。然而这个成功给日本人民带来的却不仅仅是财富，也带来了灾难——那就是战争。这个战争同时由于它的侵略性给世界各国、特别是亚洲人民也带来了巨大的灾难，即便是在战争结束将近六十年后的今天，那场灾难留在人们心里的伤口也远远没能愈合。日本是第二次世界大战的战败国，战后的日本无论在体制上还是在意识形态上都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经济实力蒸蒸日上，今天，日本成为 G7 的成员国，被公认为亚洲乃至世界的经济强国。是什么，使其如此快速的崛起成为可能？学者们从各个方面进行着研究和探讨。原因可以从多方面找到，其中，正如许多有识之士指出的那样，对教育一贯重视的国策在其中扮演了重要的角色，是促进日本经济快速发展的底力所在。

明治中期，“日本为了建立一个近代化的国民国家，有必要唤起人们的‘国民’意识。为了满足这个需要，于是从过去的文献中挑选出一些和文或和汉文混用的作品，把它们定义为国民的‘古典’”（本书〈结语〉），由于《万叶集》具有上述的特点，所以“在这些‘古典’之中，《万叶集》从一开始就被赋予了‘至宝’的地位”（同上）。在从明治到昭和的激荡岁月里，作为“国

民歌集”的《万叶集》有两个不同的形象（本书中称为“侧面”），通过对以下两个形象的灵活运用，其生命力一直保存到了今天。作者认为这两个形象是：

- 1 是“从各阶级汲取的古代国民的真实心声”的形象。
- 2 体现“贵族的和歌与民众的和歌都建立在同一民族文化的基础上”的形象。

（本书〈结语〉）

也就是说，本书所要探讨的中心问题是：“古典”在建设近代化国家的过程中是如何成为“国民的古典”，又是如何在唤醒国人对所谓“国民”这个概念的自我认同感时发挥作用的。对上述问题，作者在书中作了详尽而严谨的回答。他同时指出，在这个过程中，除了政府和学界的积极参与外，在第一线从事义务教育工作的教员们所发挥的作用也是不容忽视的（本书第三章）。教育，不仅传授知识，也培养一个人的思想，我们从书中对岛木赤彦这个人物的介绍中可以对这一点有更深的体会。

这是一本涉及近代思想教育史内容的书，作者品田悦一是一位从事日本古典文学研究的学者，他本人在〈后记〉中坦言：“这个研究基本上建立在自学的基础上”。在今天这个研究领域日益专业化、研究范围日益狭窄化的时代，这样的尝试不能不说是“大胆”的。然而正因为有了“大胆”，才有“创新”。这本书可以说既兼顾了古代研究和近代研究，又兼顾了文献研究和思想研究，正是这样的一本书，“让学术界大吃了一惊”（本书〈后记〉），也令作者有了“以开拓者自居的权力”（同前），日本学界对此书的反响我们可以从本书的〈后记〉中了解到。作者在为自己的劳动成果自豪的同时，也没有忘记介绍启发他写这本书的先行者，他在本书的〈序〉中毫不隐讳地说：“的确，我受到过埃里克·霍布斯伯姆（E·Hobsbawm）和本内狄克·安德森（B·Anderson）等人的影响，实际上本书以‘发明’为名，也是借鉴了

Invention Of Tradition (传统的发明·创造) 这个书名”。人类的智慧是可以共享的，品田的论点从世界范围来看虽然不一定是百分之一百的创举，但把普遍原理在研究日本的某个特定时期时加以演绎和论证，给世人一幅更加清晰明了的历史画面，揭示隐藏在各种复杂表象下的本质，谁又能指责这样的劳动是徒然的呢？“推陈出新”、“站在巨人的肩膀上”等不正是为了那些敢于创新的勇士们所准备的吗？

那么，这样的一本书对我们中国的读者有什么意义呢？我认为大致可以归纳为以下三点：

1 对了解历史、研究中国近代思想和文学有史料性的价值。本书所聚焦的时代与清末大批派遣留日学生的时期重合，从梁启超、陈天华、黄兴、秋瑾等中国近代史上有名的革命家，到鲁迅、郭沫若、周作人、郁达夫、张资平、成仿吾等新文学运动的宿将，无一不是留日学生。虽然他们在日本接触到的先进思想是以全世界为背景的，但日本的社会环境和舆论环境无疑是给予他们刺激和启蒙的直接因素。尽管本书中没有涉及“国民歌集观”等思潮与留日中国学生的关联，但作为来自日本的背景资料，对中国近代思想和文学的研究可以说极具参考价值。

2 为深化对日本的了解起一定的作用。今天的日本不是突然从天上掉下来的，它和其他任何事物一样，建立在过去的历史沉积之上。为了更好地了解我们的邻国日本，特别是现代的日本，从现代的源头——近代——找寻它的来龙去脉是最为有效的方法。本书所提示的，正是这个源头中的一个片段，这个片段向我们展示了所谓日本的“固有传统”和“古典”在近代特殊历史背景下被“发明”的过程。这些“固有传统”和“古典”在明治中期对建立日本民众的民族自我认同感、以及统一民众的思想曾发挥过极为重要的作用。在现代，随着日本经济的日益强大，这些“固有传统”和“古典”作为“民族的”文化遗产也愈来愈为

该国人民所珍视。要了解一个国家，我们不仅要看到它表面的历史现象，还应该知道产生这些现象的原因，这样的了解才能客观且真实。

3 对我国现在的思想教育有参考的价值。今天，我国在改革开放的过程中所取得的成就举世瞩目，中国在国际社会中的地位也不断得到提升，国富民强的夙愿已经不再是海市蜃楼。然而在发展过程中产生的各种各样的新问题也不断地在考验着政府和人民的智慧。无庸赘言，面对堆积如山的问题，只有同心协力，才能共渡难关。随着物质生活的日益丰富多彩，人们在精神享受上的要求也越来越多元化，要让一个世界上人口最多的国家全民一致地朝着一个方向共同努力，只有统一思想，唤醒所有国民对国家的归属感和责任感才能实现国富民强的理想。也许我们可以使用不同的方法来达到这个目的，而日本明治中期的方法也不失其参考的价值——那就是本书所介绍的，对从儿童到成人实行国民教育和古典教育的方法。

关于本书中所引用和歌的译法，我虽然也曾拜读过几种《万叶集》的中文译本和一些和歌的中文翻译，但仅就此书中的和歌来说，都是建立在自己理解的基础上独自译出的。各家的译法各有千秋，我之所以这样做的原因有三：一，书中不仅引用了《万叶集》等古代著作中的和歌，还引用了许多近代歌人创作的“仿万叶调”的和歌，由于和歌的出处繁多，如果使用借用其他中译本译文的方法，将很难统一格调，甚至有可能出现顾此失彼、不伦不类的混乱局面。二，基于自己多年学习《万叶集》的心得，觉得虽然《万叶集》因其成书年代的久远不可避免地留有古代日语的痕迹，然而和歌本身的大部分对当时、甚至现在的日本读者来说应该是平易好懂的，这一点从书中所提示的“庶民”性中可以得到旁证。因此，我认为与其把这些和歌翻译成高雅的中国古诗或晦涩的《诗经》体，用中文平易的口语体更能令中国的读者

找到感觉。三，我是按照了和歌原来的格式来翻译的，也就是五七五七七的音律。和歌与中国古诗最大的区别是按音数排列，长短相间，而且不押韵。我认为这是它的特点，是为什么这样的格式对现代人来说也不难模仿的原因，也是在翻译和歌时最重要却最容易被忽视的一点。和歌之所以为“歌”而非“诗”，古代日本人自有其命名的道理。此外，打油诗式的译法虽然对中国读者来说朗朗上口，但由于要求押韵，这本身就背离了和歌不压韵的特点。和歌的艺术性在于其长短参差的音律，也许有的读者会觉得这样的译法索然无味，但当介绍一个具有不同语言文化背景的艺术形态时，“忠实”是我的座右铭，还望读者明察。

由于我个人的水平有限，在译法上一定存在着许多值得商榷的地方，恳请各位提出宝贵的意见。此外，在翻译此书的过程中，原作者品田悦一先生对我提出的各种疑问和要求都做了耐心的回答和有力的帮助，谨借此机会表示衷心的感谢。

最后，由于本书的内容与日本的教育制度有一定的联系，为了方便读者理解当时的社会背景，在此我将日本〈义务教育制度的变迁〉（资料来源：日本文部科学省公开网页 <http://www.mext.go.jp>）也一并翻译过来，以资读者查阅。

译者识

二〇〇四年五月，于维多利亚市

附：日本教育制度的变迁

年代	法令	关于就学义务的规定
明治 5 年 (1872)	学制	尽管教育年限为下等小学 4 年、上等小学 4 年的共 8 年，但没有什么强制力。
明治 12 年 (1879)	教育令	教育年限虽然基本上是 8 年，但原则上最短只要上 16 个月就可以了。 第 17 条中规定：“即使不进学校，但如果使用别的途径接受普通教育，也应该承认是就学”。
明治 13 年 (1880)	教育 修改令	教育年限不变，为 8 年。最短为 3 年（以每年上学 32 周为标准计算），之后除有特殊理由外，每年应该上学 16 周。 希望在学校或者巡回教室以外的地方让学龄儿童接受普通教育的人，必须事先取得郡区长的认可，并让儿童参加确认学业成果的考试。
明治 19 年 (1886)	小学校令	“义务教育”一词第一次出现。 规定义务教育为 3~4 年（寻常小学校毕业为止）。（但是因为没有规定地方上设置学校的义务，有学者认为明治 23 年才是义务教育开始的年分）。
明治 23 年 (1890)	第 2 次 小学校令	规定义务教育为 3~4 年（寻常小学校毕业为止）。还规定了在地方上设置学校的义务。 第一次规定即使不进学校，也可以通过家庭教育履行就学的义务（须得到市町村长的许可）。
明治 33 年 (1900)	第 3 次 小学校令	规定义务教育为 4 年（寻常小学校毕业为止）。
明治 40 年 (1907)	第 5 次 小学校令	规定义务教育为 6 年（寻常小学校毕业为止）。
昭和 16 年 (1941)	国民 学校令	规定义务教育为 8 年（国民学校初等科 6 年、高等科 2 年毕业为止）。 由于受战争的影响，高等科 2 年的规定在战争结束以前实际上没能实施。 第 2 次小学校令以来的，“即使不去学校，也可以通过家庭教育履行就学的义务”的规定被取消。
昭和 22 年 (1947)	教育基本法 学校教育法	规定义务教育为 9 年（小学 6 年、初中 3 年）。

（出处）〈学制 120 年史〉（文部省）

〈明治以降教育制度发展史〉（教育史编撰会（文部省内））

目 录

凡例

译者的话	(1)
------	-----

序	(1)
---	-----

第一章 从天皇到庶民

——围绕《万叶集》国民歌集化的问题	(10)
-------------------	------

一 国民歌集的构造	(10)
-----------	------

二 所谓子规重新发现《万叶集》的流行看法	(19)
----------------------	------

三 金属活字版《万叶集》的出现	(27)
-----------------	------

四 一八九〇年——时代的分水岭	(41)
-----------------	------

五 国民同一性的外观	(50)
------------	------

第二章 千年和百年

——和歌的诗歌化和国民化	(64)
--------------	------

一 国民歌集的前期史	(64)
------------	------

二 《新体诗抄》与和歌改良论	(76)
----------------	------

三 国文学和国民文学	(92)
------------	------

四 子规的态度	(114)
---------	-------

五 国民歌集和国民教育	(129)
-------------	-------

第三章 民族的故乡

——国民歌集的刷新和普及	(142)
--------------	-------

一 民谣的发明	(142)
---------	-------

二 “万叶人”的创立	(162)
------------	-------

三 异端伊藤左千夫	(181)
-----------	-------

四 教育者的圣经——岛木赤彦的万叶尊重 1	(200)
五 传统的发展——岛木赤彦的万叶尊重 2	(226)
结语	(246)
注	(253)
后记	(286)
附记	(288)

序

记得我在读小学五六年级的时候曾和我的祖母有过这样的对话。

那时候，某出版社出版了一套面向少年少女读者的日本古典著作重写本。我从学校的图书馆借来后就一本一本地读了下去。有一天，碰巧祖母的客人来家里坐，祖母看见我读书的样子，好像是说了些我爱听的话，于是我就很自豪地说：“我下一本还要看《班叶集》呢。”

其实那时我只是知道书名而已，却不小心说漏了嘴。不料这样一来，祖母——一个平时很内向、眼帘常常搭拉着的人——却一反常态，搭拉着的眼帘这时往上一提，用我从来没有见过的神情盯着我严肃地说：“你等等！应该说《万叶集》。有学问的人说《万叶集》也对。什么‘班叶集’，可不是在客人面前说的话，羞死人了！”

我不知从谁那里听说过祖母的最高学历是小学毕业，当时的我已经多少能意识到她是个非常迷信、唠唠叨叨的人，而且我还看穿了她不会算分数的加法，所以平时多少有点小瞧了她。我记得当时被她这么一指正，除了羞愧外，更多的是感到了意外。

可是事情没有就这样结束。祖母接着说：“《万叶集》里还有仁德天皇的和歌呢”。然后便很流利地朗诵了以下一首：

举步登高楼，极目远眺大和国，炊烟袅袅升，百姓家的灶头

序

上,欢声笑语好热闹。

朗诵完以后,她又讲了一段从前大慈大悲的天皇如何因看见百姓家没有炊烟而为百姓的穷困感伤,于是命令停止征收租税的故事。在从前,这是写在历史教材上有名的故事,可对大阪万国博览会时代(*1970年)的小学生我来说,却是头一次听说。

其实以上的那首和歌在文献中最早出现在《和汉朗咏集》里,把它当做万叶和歌的说法不过是平安时代附会的产物而已。在上面所提到的《万叶集》里,有一首被认为是仁德的皇后磐姫所作的和歌(卷二·八五~八八),仁德本人之作却不在里面。也就是说,指出我的错误的祖母,她自己 also 犯了一个错误。当事人去世已久,错出在哪里也就无从考究了,可是有证据让我们相信,她的根据并不是出自模糊的记忆。关于这一点,我将在进入正题后谈及(第二章第五节)。

这件事还有下文。祖母不但指出了我的错误,还当着我的面背诵了和歌,这令我对祖母所说的坚信不疑,于是便得意忘形了:“说到仁德天皇,不就是那位被埋葬在世界上最大的坟墓里的人吗?!据说那座古坟虽然没有胡夫王的金字塔高,可面积却比那大好几倍呢!没弄错的话,体积也不输给它不是吗?那么久以前的人的和歌居然还能流传到现在!”。

我于是在第二个星期赶忙借来少年少女版的《万叶集》,当然怎么找也没找着那首和歌。尽管如此,我还是想:“也许是因为简写本的缘故被删掉了吧。”话说回来,我当时也觉得纳闷:为什么雄略天皇的“美袴篮,手袴美篮……”明明白白地收录在书上,可应该是比他更古老的仁德天皇的却没被选上?可是祖母流利的背诵却逼真得能把我的疑惑一扫而光。那以后,我上高中后读岩波文库的《新古今和歌集》时,在〈贺部〉的开头部分发现了那首和歌,即便如此,我还是自作主张地想:“序文里好像提

到过也有从《万叶集》里引用的和歌”。此外，我在同一时期读的斋藤茂吉著《万叶秀歌》（岩波新书）里也没有，关于这一点，我也用小学以来的“简写本的假设”摆脱了困境。实际上，我直到上大学二年级通读了《万叶集》的原著时为止，竟一直糊涂地相信“仁德御制”的存在。

我这样没完没了地述说私事，只是为了给读者留下三个印象。第一，连象我祖母那样没受过什么教育的人，也对《万叶集》抱有尊敬和喜爱之情。第二，那尊敬和喜爱之情并非来自实际上看过那本书的经验。第三，即便是有志于将来成为万叶学者的少年也不例外。

现在被称为“日本古典著作”的作品里，《万叶集》得到了特别高的评价。只要是成年人，多少都会知道日本有一本叫这个名字的古歌集，附有注解的教材、入门书、秀歌选之类五花八门的东西在市面上都能看到，有些热心的爱好者更是不厌其烦地收集其中的名歌。在崇古之风盛行的大环境中，各地的市民讲座、文化中心里大多都设有讲读《万叶集》的讲座，而在被称为“万叶之乡”的地方，树立起来的歌碑更是比比皆是。此外，模仿春日大社的万叶植物园所建造的设施——缺少的物种也许用本地的草木来弥补吧——在各地被建设起来，这种作法甚至还扩展到本来和《万叶集》没有关系的地区。

说到文学评价，可以说《源氏物语》之类的受到了比较高的待遇。对平安时代以后的和歌，学术界也正在进行重新评价的工作。尽管如此，曾经被歌人们视为典范的《古今和歌集》，却无论如何也难以在短期间内恢复到原有的地位了。

有这么一段逸话。一九九八年九月国际儿童图书评议会在印度召开的时候，美智子皇后送去了一盒自己讲演的录像带。日本的各个报导媒体都竞相介绍了那里面的英文讲演内容。其中特别引人注目的是关于美智子皇后在少女时代的逸事，说的是她为了

序

躲避战乱被疏散时，因与一首和歌邂逅而发现了读书乐趣的事情。那首和歌出自她父亲从东京带给她的“小型书”：“那是一首告诉人们春天到来的很美的和歌，用固定的五七五调写成”，“自古以来就为日本人所喜爱，在固定的愉快节拍里，让人觉得词语在喜悦得闪闪发光”。美智子皇后虽然这么说，可是不知为什么却没有直接引用（〈小时候读书的回忆〉《朝日新闻》东京本社版，一九九八年九月二十二日夕刊）。第二天的〈天声人语〉专栏使用了这个话题后，也许也得力于猜谜的兴趣吧，《朝日新闻》的报社里马上就收到了数量惊人的投函，大部分的投函都把那首和歌比定为《万叶集》卷八开头的一首¹：

流水击石跑，清泉边上薇蕨菜，
茁茁发嫩芽，脚步轻轻人不知，
春回大地萌生机。

（一四一八 志贵皇子）

集国民之喜爱于一身的《万叶集》被称为“国民歌集”是再贴切不过的了，它屡屡被形容为“日本人心灵的故乡”、“日本文化的伟大遗产”等等也是因为这个原因。可是稍微反省一下就不难发现，那原是一本由古代贵族们编辑，在自奈良时代末期完成以来的一千多年里都和大部分的列岛居民完全无缘的书。我们必须认识到，尽管平安时代的歌人·和歌学者、中世的学问僧·连歌师、近世的国学者·民间歌人们围绕它做过各种各样的工作，但连《万叶集》这个书名都鲜为人知的状况却一直持续到明治的中期。

《万叶集》获得国民歌集的地位是近代的事。那么为什么，又是如何获得的呢？

《朝日新闻》的逸话也许让我们觉得那是因为《万叶集》里的和歌本身所具有的魅力使然，然而这只是肤浅的解释。这样说